

运城文保新发展 文明之花再绽放

——中央民族大学运城古建调研实践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牛嘉荣



“探迹·寻记”古建调研小组在解州关帝庙景区内咨询工作人员 牛嘉荣 摄

2月2日下午，运城铜业大酒店，6名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在酒店客房内对运城古建调研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复盘。去年2月，这支名叫“探迹·寻记”的调研小队走访了曾在暴雨中受损的部分运城古建；时隔一年，他们再度相聚运城，又一次踏上调研我市古建保护情况的旅程。

解州关帝庙、池神庙、舜帝陵庙、东岳庙、永乐宫……1月30日至2月2日，6名同学不仅对去年调研过的古建持续关注，还将目光聚焦在运城文旅宣传上。在调研方式上，基于去年的经验，前期准备更加充分，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协同调研，线上查找文献资料、搜集问卷数据；线下实地走访、采访各景区游客、咨询文保专家，最终完成一场更深入、更具人文关怀的古建保护之旅。

2月6日，高子彦和王祎琳代表小队走进“文物专家咨询室”，针对他们一行所面对、接触、思考的问题向专家咨询，为自己的实践之旅添上专业的一笔。

契机 协力促进发展

“招募运城古建保护调研团队成员……”队长刘政良在朋友圈发布招募消息后，数十条申请消息纷至沓来，“最后挑选了对运城文化、古建保护有兴趣，可实地考察、时间合适的同学加入。”刘政良介绍小队队员时，强调相较于去年的“纯山西范儿”，今年融入“山河四省”梯队尚文悦同学，还吸纳了家在张家界的甘益民同学。这两名外省同学中，尚文悦是被去年的调研成果所吸引，甘益民则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南方，想来体验一下北方的风土人情。而6人集结的共同原因，则是“民大运城推广大使”刘政良的不懈努力。

“课堂上老师要求介绍家乡方言，刘政良能聊半堂课的运城话！”尚文悦说，“而且，他去年的项目还拿奖了！”从历史文化到风土人情，从山川美景到河东美食，在刘政良的朋友圈里，时常能看到宣传运城文旅的相关信息，这份对于家乡的爱，也影响了身边的同学，促使他们想更进一步了解运城厚重的文化脉络。“老人们”王祎琳、安之尧、高子彦再加入的原因，正是“上一次的调研记忆犹未，趁着青春，想来一场更加深入的调研活动！”

这一次，他们的视角不仅仅聚焦在受损古建的可持续保护保存上，还新增了与其他地方古建保护、景区建

设的横向对比，在了解古建病害、保护措施的同时，更加关注文物本身蕴含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将调研旅程立足在促进运城文旅事业繁荣发展上。

“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前期准备，搜集了一些文献和学界研究，了解了从中央到地方对古建筑保护的政策和态度。去年可能看到的更多是因为暴雨所造成的破坏，但今年运城旅游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这次更多关注对运城的宣传。这次小队除了上次原有的4名队员，新加入了两个来自山东和江西的同学，我们都在运城进行调研，然后我们也联系了‘文物专家咨询室’相关专家进行专访，获得专业讲解与建议。”刘政良对本次调研活动侃侃而谈，介绍着小队队员的职责——刘政良作为队长负责统筹协调；尚文悦、安之尧、甘益民作文字整理；王祎琳运用专业软件对问卷调查进行数据分析；高子彦全程拍摄。

1月30日，刘政良从汽车站、高铁站接上队员后，入住于一处“公共交通”的酒店，小队之行蓄势待发。“6路直达池神庙、11路直达关帝庙、33路直达舜帝陵、107路前往万荣东岳庙、109路通向芮城永乐宫，因为行程紧，各目的地相聚点，交通更便利成为我们主要考虑的因素，在探访古建安全的同时更要保证小队成员的安全。”刘政良对周边公共交通如数家珍，细致规划着本次调研之旅。

探索 文保之花满园

去年来一直惋惜“关帝庙四龙壁因维修不对外开放”的队员们，今年如愿看到了已修复完成的四龙壁。“去年上方搭建的钢架防雨棚还在，但是支撑柱已经撤走了。”这样的变化对小队而言是表象的，更深层次的变化是他们对解州关帝庙文物保护的进一步了解。在扶正“倾斜”的四龙壁上，通过专家组对四龙壁的前期勘察，发现影壁出现酥碱、粉化、风蚀等问题。如果贸然修复，很可能会挤压四龙壁上的琉璃艺术品，造成二次损伤。本着“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专家们研提多种影壁加固纠偏工程方案，最终选择了“降压抬升技术”。“从目前来看，影壁不会再下沉、倾斜，下一步就是修复影壁表面，针对琉璃酥碱、砖块酥碱的问题，计划进行琉璃构件处理和砖雕艺术构件处理。”古建保护专家李百勤说。

除此之外，他们还收获麟经阁的文保信息。麟经阁是明代建筑，是关帝庙重要的文化遗产，在研究建筑艺术上具有重要价值。第一次修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把糟朽的楼板换成四厘米厚的楼板。2000年以后，就把周边的所有糟朽的构件全部进行了更换，目前不漏雨，对构建损坏的进行补配，糟朽部分进行更换。“不是首次开放，二十年来一直开放，全部是木楼梯、木楼板，如果上的人多，会影响楼的结构，所以须控制人数，需另外收费，收费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数。如果上百人，会感到楼的震动，要控制人数，没有说不开放。现在是控制性的开放，而非大规模游览。”李百勤解答了队员对于登上麟经阁二楼需要收费的疑问。

收获 绽放青春力量

对新队员甘益民来说，永乐宫之行带给他极大的震撼。因为他一直在南方生活学习，对北方的人文建筑接触很少，永乐宫恰恰是这样一处凝聚古代艺术之光的辉煌建筑。“不仅是壁画上的色彩、纹饰、人物留给我很深印象，就连建筑构件‘斗拱’的抗震功能都能让我感受到文化的浩瀚。”甘益民说在调研过程中遇到一位博士的游客，大到建筑风格、年代，小到壁画纹饰、内函，这位游客都能娓娓道来，“跟着她细致入微的讲解，让我领略到古人的智慧，也让我毫不费力地挖掘出永乐宫的文化内函。”提起讲解，队员们表示本次调研略为遗憾的地方就在于，每一处历史悠久的古建都没有与之匹配的讲解，讲解员们的话术过于套路、宽泛，很少能触碰到文物的灵魂部分。

针对永乐宫的修复保护情况，李百勤也将重点放在了数字化上。“先用数字化全部扫描一遍，取得资料，在扫描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电脑发现问题，做方案，一般是墙皮有裂缝、空气潮湿造成粉化、起甲这三个问题。然后针对问题一块一块地讨论，一块一块地确定方案。粉化和裂缝最严重的是龙虎殿，龙虎殿在明清时期作为学校使用，村里面财力有限，发生过多次地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学生们也可以随便钉个钉子挂个书包，留了很多的洞。在民国时期，墙皮酥碱，老百姓们就在墙上糊了一层泥，咱们在搬砖的时候，把泥剥下来发现里面有壁画，而且是面积不小的壁画，结果发现墙皮保护得不太好，又做进一步修缮。近年来，延请敦煌壁画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们对龙虎殿进行修缮，先做了国家局批准的三平方米的试验，历经三年，龙虎殿已修缮完毕。接下来，将对其余几殿的修复进行慎重研讨。”李百勤说。

舜帝陵、东岳庙、池神庙……在每一处景点，小队都有新的收获与思考。“交通是否便利？”“讲解是否细致？”“文保工作是否专业、严谨？”……每走过一处，都是对河东大地的重新认识，对这片土地所饱含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未来，河东也依旧欢迎这队“青春的文保力量”持续关注文物保护，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争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古建筑的创新性保护贡献力量，传承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岗、陈斌、张伟、霍鹤萍、胡国柱、孙立功八位河东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他们均于1963年癸卯兔年出生，展览命名亦取意于此。从艺数十年来，他们颇有心得，各具小成。此次书画展也展示了艺术家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是其各自艺术历练的阶段性小结。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4月30日。

本人喜欢看传统戏曲，然放眼周边，同道者寥寥。甚至有不解者忍不住发问：“那唧唧呀呀的戏有啥看头？”是啊，戏曲有啥看头？看看看什么呢？

最初吸引我的，应该是好看的戏曲行头。小时候，村子里有家戏，大部队库房内有十几大箱子演出的行头。每逢农历六月六，只要天气好，就有管事安排晒晒行头。舞台前的广场两头支起十几组木杆，光滑雪白的十几根新尼龙绳整齐绷紧在广场上，五颜六色的箭衣、斗篷等戏服有序地出现在绳子上。人们又抬出好些架子以及那十几口大戏箱，挂上或摆上多姿多彩的头面、靠、髯口以及发冠、盔、巾、帽等盔头，还有小人书里或电影里出现的侠客武士才有的各类兵器，还有几十根代表马颜色的各式马鞭，还抬出若干组做背景用的屏风。在那个物质比较贫乏的时代，突然冒出这么多华冠丽服，那份冲击力不言而喻！心里想，那些唱戏的穿上该多好看！

真看到舞台演出时，我最喜欢看的则是上了彩装的小花旦，那份天真妩媚，配上彩衣、手帕或扇子，真叫一个“俏”。过去很长时间我都有一个心愿——什么时候自己能扮上一个小小生装照相。随着年龄增长，我对戏曲的兴趣早已从妆容转移到角色表演、乐队演奏配合、剧情主旨等层面的关注了。

看戏，要欣赏演员的表演。戏曲是“角儿”的艺术，一个剧团没有叫座的名角，多半是生存艰难的。近代以来，京剧旦行有“梅程荀尚”四大流派，须生行则有“余、言、高、马、谭、杨、奚”等流派，净行则有“金、郝、侯”等流派；豫剧旦行有“陈、常、崔、马、阎、桑”六大流派，生行的“唐派”，净行的“李派”，丑行的“牛派”等；越剧旦行有“袁、傅、戚、王、张、吕、金”等七大家，生行有“尹、竺、徐、范、陆、毕”六大家；我家乡的蒲剧则有“王、阎、张、杨、筱”等五大名演……我国戏曲有三百六十多种，每个剧种除了各流派的创始人，近年来，他们的徒弟徒孙中也都有一大批在群众心目中叫得响的名家大腕，其主演的经典剧目对爱戏的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特别是一些精彩唱段，更是被不同剧种的戏迷熟知。例如京剧《四郎探母》中“站立宫门叫小番”一句，演员有没有功底，是不是好角，“叫小番”一出腔便知分晓；再如曲剧《卷席筒》“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一段，能不能唱出海派特有的味道，演员出场时一个翘起一亮嗓，观众有没有掌声就是演和唱到位与否最好的评判；再有蒲剧《挂画》中的跪功特技，演员跪跪上下椅背的自然灵动与椅背上悬空表演金鸡独立、盘腿接画、屈体叠腿挂画等动作时的稳当流畅，做到位，即便初看者也会赞不绝口。一个演员，在唱腔方面，如果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音不饱满，又缺少人物情感，那就是在发噪音；在念白方面，没有紧贴角色，做不到声情并茂、轻重缓急、抑扬顿挫，那就是无灵魂；在做功方面，舞手帕、转扇子、团水袖、甩梢子、闪帽翅、立翎子、做针线、开关门、上下楼等不能贴

看戏看什么

郭世永

近生活，体现不出艺术的美感，那就是干炫技；在武打方面，各种毯子功、把子功容不得一点闪失，这是硬功夫，不遮丑，跟头翻不起，对枪接不住，下腰起不来，那就是大败笔。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出戏有一两个好角色领衔，一好遮百丑，晕轮效应之下，观众基本能够心满意足。反之，没有好演员的戏没看，剧团没人请。

看戏，要品味乐队的伴奏。中国传统戏曲的伴奏形式因剧种不同有“帮打唱”“吹打唱”“弹打唱”“拉打唱”等区分，这样专业的判断要留给专家。对一般民众而言，区别一个剧种的经验和大都来自对其主奏乐器音乐的判断。例如京剧有的京胡声、昆曲特有的笛箫声、粤剧特有的粤胡声、曲剧特有的曲胡声，但是对于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蒲剧等梆子戏，它们的主奏乐器都是板胡，那就要结合各剧种曲牌、演奏的旋律特色作更细致的分析。你听，悠扬的婉转的竹笛一响，一段欢快优美有典型豫剧味道的旋律引出了豫剧《朝阳沟》中“上山”一折的栓宝和银环的“走一遭岭来翻过一架山……”的演唱。看戏时，有人盯着表演的，有人眯着打板的。不论是唱得精彩，还是伴奏得出色，只要对味，观众是不吝惜掌声和叫好声的。“板胡一响，浑身发痒”这是晋南民众形容听到蒲剧音乐时的心理体验。一句话，无音乐无戏曲，好的音乐伴奏是一个剧种长期积淀的灵魂！

看戏，更要揣摩剧目的主旨立意。豫剧名家李树建主演的“忠孝节义”四部曲中，《程婴救孤》忍辱含垢的忠、《清风亭上》发人深思的孝、《苏武牧羊》撼天动地的节、《义薄云天》一诺千金的义……每一出优秀剧目都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传统经典戏是这样，各剧种部分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现代剧也是如此。蒲剧《山村母亲》宣扬了根植于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亲情大爱，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歌颂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秦腔《西京故事》讲述了小人物自强不息实现梦想的时代特色。戏曲是“代言体”的叙事艺术，优秀剧本身就会对观剧人起到极大的宣传、引导或教化作用。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曾在《论戏曲》一文中言道：“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海，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从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仲甫先生所言不虚，别人观剧后的感受如何不知，我看过晋剧名家谢涛主演的《范进中举》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范进的闹剧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悲剧，也是整个封建科举制度下扭曲的读书人的价值悲剧。这出戏的教化功用不必刻意点出，看过戏的每个人自有心得。

当然，除了上述几方面，看戏还要看舞美、灯光、布景、整个演职人员的精神风貌等。总之，看戏在当下已然成为小众化的选择。与戏结缘，苦也有它，乐也有它！越接近它，越能体悟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深刻内涵。

文化谈丛

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联办

“又见癸卯——八兔闹春”作品展在运城日报社举行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在癸卯立春时节，由8位河东艺术家联合推出的“又见癸卯——八兔闹春”作品展日前在运城日报社开展。

展览旨在繁荣河东文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展出作品共三十余件，表现形式有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民俗，朴拙古雅，

意趣盎然。作品紧跟时代，构思巧妙，充满了乡土艺术气息，体现了文艺创作的人文关怀。

展览汇集了方振中、赵惊、石民

在古代战场上，马与战将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戎马倥偬，马首是瞻，马革裹尸，马仰人翻，马前卒，马后炮，还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等，无不与战事有关。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唐·杜甫的《兵车行》，生动描绘了武皇时期，开疆拓土，征讨四方的出征图。这是大战的前奏曲，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昂首嘶鸣的战马。由此可见，马对战争的取胜，是多么的重要，故而有了“马到成功”“马上得之”之谓。

史载周穆王好马，素有八骏：赤骥、盗骝、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御者为造父。一次，周穆王游乐至昆仑山，西王母摆宴接风。穆王贪杯，醉酣难归。

就在此时，徐国国君徐偃乘机起兵，攻打镐京，王都岌岌可危。造父急请穆王登车，日驱千里赶回镐京，一举平定叛乱。事后论功行赏，造父居功不受，极赞“八骏”神勇，且说若无“神马”相助，此役必定落空。对此，杜甫颇有感触，在《穆行行》中高吟：“岂有四蹄疾于鸟，不与八骏俱先鸣。”

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了大半辈子，对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浴血沙场的坐骑钟爱有加，念念不忘。他曾下令：“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列名铸为真形，置之左右。”太宗的陵寝建在陕西礼泉县东北的九峻山上，名曰昭陵。祭坛左右排列着“飒露紫”“卷毛騊”“白蹄乌”“特勒骠”“什伐赤”“青骝”的石刻影像，世称“昭陵六骏”。

“马到成功”与“马上得之”

赵战生

“昭陵六骏”神采飞扬，刻工精湛，堪称国宝级文物。然而，当国运衰微之际，它却遭到了列强觊觎。1910年，外国文物大盗窃走了“卷毛騊”“飒露紫”，至今下落不明。其余四件现珍藏于陕西博物院，成为镇院之宝。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天下无序，战乱频仍。各路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普遍使用四匹马拉的战车进行武力对抗。四回骊，为一乘。俗语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道出了“一诺千金”，如同驷马迅疾难追的至理。

那时，战车系国防重器，衡量一个国家大小强弱，就看其拥有马匹多少，战车几何。《左传》记载，鲁宣公二年(前607)，郑、宋交恶，宋帅华元战败，成了郑国的俘虏。宋国无奈，只好用良马四百匹、战车百乘，将其赎回。

大约秦代后期，战车消退，马战代兴，故而有“骑马打仗”之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成了战争取胜的关键。

三国时，关羽独守下邳，兵败，乃与曹约法三章，俟机归刘。曹操敬重关羽大义，赠予金银、美女，皆不受，但骑所赠“赤兔”宝马而去。有了“赤兔”，如虎添翼，他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英雄无敌，震华夏，最终辅佐刘备三分天下，建立了西蜀大业。

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拥有一匹宝马，名唤“乌骓”，伴随他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如狂飙掠地，惊涛拍岸，一路呼啸冲进咸阳。只可惜他未能识透政治，不知重用人才，反而骄狂取祸，兵败垓下。垓下决战，楚军精锐尽失，项羽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卫士。他们一路狂奔，来到乌江渡口，乌江亭长撑船前来接应。面对如此凄惨困境，项羽不愿仰天长叹：“非战之罪，天亡我也！”他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将乌骓送给亭长，返身复战。厮杀中，项羽一眼认出了昔日的部将、今

已降汉的吕马童，不由冷笑道：“你不是想邀功受赏吗，我成全你！”说罢，抽刀抹颈，旬然倒地。

汉代隆兴，大批西域所产的汗血马应运而至。此马因日行千里，汗出如血得名。汉武帝刘彻尤喜汗血马，不仅赐其名曰“天马”，还在郊祀时，专门作了《天马之歌》《西极天马之歌》颂之。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迨至唐朝，此风更炽，“京师皆骑汗血马”(杜甫《洗兵马》)，看似荣幸无比，风光无限，其实却并非好事。因为它不可能在京城繁华闹市上狂奔急驰，久而久之，失去了本能，只能蜕变为宠物。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种名马，名曰“腾黄”，《符瑞图》记：“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一名乘黄……其状如狐，背上有两角，出自氏之国，乘之寿三千岁。”如若真有“腾黄”可乘，岂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成了神仙？

世上事物皆有二端，与“福马”相对应的，自然就是“凶马”了。而此凶非凶，不是言其性情暴烈、桀骜难驯，而是指其为凶兆，会给主人带来噩运。《伯乐马经》记：“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所谓“弃市”，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

说到“卢”，《三国》中的刘备就曾拥有，是赵云从张武胯下缴获的战利品。刘备落魄荆州投靠刘表，以“卢”相赠，而表认为此马主凶，“骑则妨主”婉辞不受。后来，颇有心机的蔡夫人与其弟蔡瑁合谋，设伏杀害刘备，幸有赵云舍命相救，刘备才乘“卢”跃马过檀溪，逃过一劫。由此看来，说“卢”为凶马，实在有点冤枉良马了。

古人云：“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可见伯乐是古代知马、懂马、相马的最大权威。由相

马推及识人，联想到人世间的诸多不平之事，屈原在《楚辞·九章·怀沙》中喟然发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那么，伯乐是何许人耶？《庄子·释文》：“伯乐姓孙名阳，善取马。”《晋书·天文志》：“南河中东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

《淮南子·道应训》认为，伯乐系春秋时秦穆公之臣，曾荐方九哩为穆公相马。其相马要旨为“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韩非子·说林下》记述：春秋末赵盾子的食客邮无恤，一作邮无正，字子良，号伯乐，曾教两人到主公的厩中相马。

《吕氏春秋·观表》纵览各家学说，总结道：“若赵之子良，秦之伯乐，方九哩，尤尽其妙矣。”

五

史上良马众多，颜色各异。《庄子·秋水》记：“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骐骥为青黑色，骅骝为赤色，亦名枣骝。说起红马，戏剧《火焰驹》将其推向极致。宋时，义士艾于干乘“火焰驹”一日千里传信，从刑场上救下了一条无辜的生命。汉·张平子《南都赋》状：“骐骥齐德，黄间机张，足逸惊飏，辘辘毫芒。”依此赋观之，骐应为黄色。隋唐之际，济南捕快秦琼乘黄骝马至潞州公干，久困逆旅，只好以马告急，演出了一场英雄气短的《卖马》悲喜剧。

尽管好马各有颜色，但人们最为喜爱的还是白马。因而有了许多与白马有关的故事。

《西游记》里，西海龙王敖闰的太子因触犯天条获罪，观音菩萨点化他变成白龙马，驮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功成之后，他人海涅槃，化作飞龙，盘绕在擎天华表柱上，恒久守望天下平安。

僧，以白马驮载经像回归洛阳，遂建白马寺。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寺院之一，寺内诸多佛像各具风采，栩栩生立。

因钟情白马，许多名士，战将还特意遴选白马为坐骑。三国时，魏大将庞德乘白马大战关羽，一箭射中关羽头盔，蜀军士惊呼其为“白马将军”。唐末王审知身軀伟岸，隆准方口，常骑白马，人称“白马三郎”。白马还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运，于后梁时获封闽王。他死后，其子麟称帝，建立闽政权，追尊他为太祖。

古人对良马的渴望由来已久，并因此产生了无边的神奇想象。在《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海诸兽》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有青兽焉，状如狐，名曰罗刹。”

当然，这些似马非马的原始怪兽，可能就是马的先祖，因缺乏考古佐证，至今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推测的是，“騊駼”“駮”及“蛩蛩”，极有可能与马存在一定的遗传变异渊源。

七

话说远了，言归正传。“马到成功”，指的是战马一到即取得胜利，一般体现于一战或一役；而“马上得之”则是依靠武力大获全胜，直至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开国皇帝无一例外，都是靠金戈铁马，鏖战沙场，“马上得之”。

《史记·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生名唤陆贾，是位很有政治头脑的治国能臣，他深知“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所以时时提醒高帝(即汉高祖刘邦)，要用《诗》《书》教化万民，以文化立国，固本安邦。

纵观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一言蔽之，简直可以说无马不成战，无战难立国。如今欣逢盛世，复兴在即，当我们看到祖国龙骧虎步、万马奔腾的壮丽画卷，又怎能不遐思飞扬，细述马对中华民族崛起壮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作出的特殊贡献？